

「在野」飛翔 ——詩人李魁賢

◎ 劉志宏

2001年對李魁賢來說，是豐收的一年，不僅先後獲得賴和文學獎、行政院文化獎及印度國際詩人學會千禧詩人獎，還於今年七月獲該學會推薦，成為明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候選人之一。這項提名，不僅是李魁賢的榮譽，亦是台灣文壇的榮譽。

生長於戰後第一代，在那時代，不但沒有受到日本文學的教養，也沒有接受中國文學二、三十年代的滋潤，在如此惡劣的文學與政治環境下，李魁賢完全憑著自己的天賦和努力，踏穩腳步走過來。如一顆種籽劃破貧瘠的土壤而迸出新芽，繼而慢慢茁發結出豐碩的果實。

李魁賢是學化工的，卻對文學抱持著無比的熱忱。他當過台肥化學工程師，亦做過代辦專利申請的專業經紀，看起來似乎和文學不太相稱的兩件事，卻在他的世界，得到平行的調劑與互補。他說，工程和文學的鍛鍊，造成他半世紀來的生活模式，也就因這兩條路線，使他有機會從事國際技術和文化交流的功課，也把台灣放在國際性的環境來思考。若說理工背景的科學訓練，是求「真」的方向，那文學創作的實際行為，便給予他「善」的前進目標，求「真」、求「善」的結果，統統會得到「美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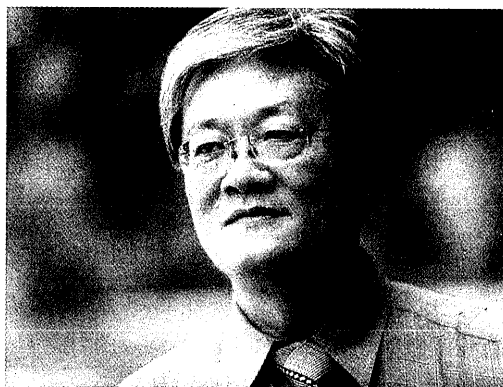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8 賴和文學獎、行政院文化獎及印度國際詩人學會千禧詩人獎得主李魁賢。
(林啓裕攝)

從196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《靈骨塔及其它》後，繼又出版了《枇杷樹》、《南港詩抄》、《赤裸的薔薇》、《水晶的形成》、《永久的版圖》、《祈禱》、《黃昏的意象》、《溫柔的美感》，八本詩集及三本詩選集；加上他努力譯介外國詩人（如里爾克等）作品，及評論、翻譯、遊記、兒童讀物等，共六十多本，可謂著作等身，在台灣當代作家中，恐怕是數一數二的。

「愛，是李魁賢永恆的信仰！」李魁賢詩作充滿了對土地及人類、世界廣闊的愛，同時也對台灣社會充斥的不公不義，予以深刻的譴責與批判。他是一位十分典型的社會詩人，這除

了詩人成長的背景外，更大部分是來自他性靈與人格的悲天憫人情操。他熱愛生活，也熱愛文學，關懷土地，也心繫百姓痼疾。詩作題材上，李魁賢多是處理人及其生存的社會環境，他強調詩要「個人性」和「社會性」。「有社會性才容易被讀者接受，有個人性詩人才有個人的深入體驗。」他主張文學或藝術不應擺脫「現實的經驗」，文學應該對社會大眾有提高心靈修養的功能。在李魁賢的觀念中，文學不單是追求心靈良善的好策略，也是「辨別是非、追求真實」上好的手段。因而在寫作題材上，除了少年時代的純情之愛及親倫之愛，他多半把題材觸角延伸到民胞物與的世界之愛。

然而，也許有人質疑這樣的創作，會不會流於口號式的吶喊及宣告，而缺乏藝術技巧呢？李魁賢的創作，無疑回答了這個問題。他是一個相當重視文學藝術性的人，從他的評論中，我們也可窺探其詩觀於一二。「在詩型光譜的譜系上是基於中間地帶

兼顧了現實性的衝擊，但也不忽視技巧上或是詩性審美上追求藝術性的努力。」他說。儘管創作題材偏向「現實經驗論的藝術功用導向」，但語言的平白，不是衡量一首詩是否具藝術性的充分標準。許多時候「自然率真」而不戴花飾的語言面具，也是一種藝術；真切地將情感表達出來，而非「言」過其「實」，亦是一種技巧。

「詩人是天生的在野代言人」，儘管李魁賢今年憑著劉國棟為其英譯的詩集《愛是我的信仰》而獲國際詩人學會推薦，角逐明年的諾貝爾文學獎，但他永遠像「留鳥」般，守著自己家園「反哺軟弱的鄉土」，而不學「候鳥」，「追求自由的季節／尋找適應的新生地」。這次的諾貝爾文學獎提名，除了肯定李魁賢的作品外，亦是對台灣文學努力之肯定；但也凸顯出了「台灣文學外譯不足」這個事實——未能讓國外更多讀者甚至評審閱讀，因而無法掌握、瞭解台灣文學的全貌。因此，努力才剛要開始！



圖 59

李魁賢著作等身，在當代作家中是數一數二的。（陳程良攝）